



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兒童的罪行

—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血案記實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兒童的罪行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血案紀實

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紅學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書號：(中)0610

美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兒童的罪行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血案紀實

編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編輯部
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滄華印書館 (漢口前進西路168號)

1—3,000 (漢)
定價(甲1)2,000元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前言

武昌花園山天主堂育嬰堂事件是數十年來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打着「傳教」的幌子，披着「慈善」的外衣，祕密進行的屠殺我國兒童的許多陰謀血案中的一件。二十年來，四萬個我國可愛的嬰兒在這裏被殺害了。殺人兇手帝國主義分子郭時濟在其寄回美國的報告中供認，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辦的「教會事業」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製造這樣「靈魂的豐收」，帝國主義並以這樣的殺人罪行引為他們「愉快的源泉」。這個血案，自從在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揭發之後，武漢市各界人民，在極度憤怒下紛紛控訴美帝暴行，要求嚴懲兇手。接受在中國的美帝國主義的宗教文化事業；肅清美帝國主義勢力在我國的最後據點。武漢市國聯委員會和市人民政府，接受人民的要求，處理這一案件，宣佈嚴懲帝國主義分子徐賡德郭時濟等，接受人民公審，接收育嬰堂，改為中國人民自辦的「武漢市育幼院」。全武漢市的人民通過這一事件進一步的認識了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惡，加深了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本社爲了幫助中南人民全國人民認識美帝國主義在我國利用宗教文化侵略的陰謀底實質，爲了我們所有父母兄弟不會忘記這筆血債，特將有關花園山事件的材料編輯成冊，以供讀者閱讀，希望讀者從這個血的事實中，更清楚的認識美帝國主義的野獸面貌，更高揚的激起我們抗美愛國的熱情！



(一)花溪山育嬰堂虐殺嬰兒的兇手徐資德、郭時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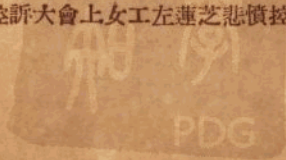
(二)帝國主義分子殺人的鐵證

- 1.『四萬個嬰兒四萬個靈魂』原文
- 2.農民送來一担嬰兒
旁立者為帝國主義
分子何德美

(三)發掘出來的嬰兒
的白骨裝滿了五
口棺材



(四)武昌各界控訴大會上女工左蓮芝悲憤控訴血海深仇



目錄

披着「慈善」外衣的美帝國主義殺人魔窟……………(一)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介紹

殺嬰兒手徐寶德郭時濟的另一罪證……………(六)

——從他們的材料中看到至少殺死了四萬多嬰兒

爲被殘害的孩子們報仇，千百萬人對帝國主義分子的控訴……………(三)

嚴懲帝國主義分子，接管花園山育嬰堂的經過……………(二六)

插圖……………(二七)

(一)花園山育嬰堂虐殺嬰兒的兇手徐寶德、郭時濟

(二)帝國主義分子殺人的鐵證

1.『四萬個嬰兒四萬個靈魂』原文

2.農民送來一擔嬰兒，旁立者爲帝國主義分子何德美

(三)發掘出來的嬰兒的白骨裝滿了五口棺材

(四)武昌各界控訴大會上女工左蓮芝悲憤控訴血海深仇

披着「慈善」外衣的美帝國主義殺人魔窟

——武昌花園山育嬰堂介紹

武昌花園山天主堂育嬰堂設在天主教武昌教區總堂旁邊，從外表看來是一座修道院，但裏面却是美帝國主義殘殺中國兒童的魔窟！二十三年來已經有一萬六千多名嬰兒被害死在裏面，這是一件慘絕人寰的血腥罪行，是美帝國主義欠下我們的又一筆血債！

「育嬰堂」又名孤兒院，是一九二八年美帝國主義假借天主教的慈善名義，打着爲中國人民撫養嬰兒和收養棄嬰的幌子而創辦的。創辦人是一美國天主教艾原道與美籍德國修道何德美。一九四六年由美帝國主義分子郭時濟、徐賚德任武昌教區總辦，負責該堂主要責任，堂內具體工作由柯愛德等五個美國修道負責。武漢快解放時，這五個美國修道中國人民不能寬恕她們的罪行，先後狼狽返國，堂內工作交給高壯英、王連生等十八個中國修道主持，而實際經濟行政大權仍掌握在郭時濟、徐賚德手裏。除花園山育嬰堂外，還在大堤口、沙湖嘴兩地設有分院，住着兩歲以上的大小孤女。院裏嬰兒的死亡率真是駭人聽聞，據徐賚德自報由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四年內報往梵蒂岡的嬰兒受洗人數是七五七名，死亡七一三名，死亡率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徐並承認這

不是收進嬰兒的實際總數。又承認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平均每年收入嬰兒二百至四百名，則二十三年當在六千名以上。徐賚德及其走狗修道們竟將收嬰名冊燒掉，企圖湮滅罪證。但據修道錢玉惠、修女周儀珍、試學劉金秋、工友夏清水、夏婆婆及曾在堂內作過修女的王士美、劉翠英、工友楊朝先、李士義、李林、林福盛等證明：平均每天收嬰兒二至四個，有一次一個農民挑來八個，一年當在七百人以上，二十三年共一萬六千餘人，而今堂內僅存嬰兒、孤女和僑倖長成人的共只有一〇五名，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廣大的勞動人民與被封建婚姻束縛的婦女，在反動派長期統治、欺壓與剝削下，淪於貧窮，受着育嬰堂的高樓洋房與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忠實的走狗的欺騙，將自己親生的，可愛而肥胖的嬰兒送進堂去，以為那裏是天堂，孩子們在那裏可以永遠享福，誰知道竟送進了鬼門關！有病的孩子都不收，孩子送進去後，守門的夏婆婆遞出一張小條子，上寫：『今收到女嬰一名，以後不准看，不准取，生死存亡不得過問』。由生母簽名劃押，活生生的孩子轉眼之中就變成美帝國主義者桌上之肉！嬰兒收進來後，被放進一惡臭難聞的房間，與其他已遭受折磨得病的孩子擠睡在一起，一間小房容納三、四十個嬰兒，由一些毫無醫藥常識的修道和大孤女照管，平均一人照管七、八個，有時一人要照管十二個。嬰兒遭受殘害即由此始！給嬰兒吃的是美國救濟物資中的壞奶粉及霉米粉，喂奶時將奶瓶放在床上，把橡皮嘴子塞進嬰兒口裏就不管了，滾燙的奶燙破嬰兒的口，任嬰兒慘叫啼哭吃不下去，等嬰兒醒後又將原瓶冷奶給她吃，牛奶更沒定量，每天僅吃兩頓，有時無人理睬，更整天撈不着吃的。嬰兒洗臉洗澡，都共用一個很小的盆

子，不換水，也不換手巾，讓嬰兒疾病彼此傳染，嬰兒屎尿也無人管，一天難得換一二次片子，大便在背上結成乾屎塊。一年到頭難得晒一次太陽。天熱任蚊蟲臭蟲叮咬，天冷任她凍，病得嚴重時，也不請醫生，只由美國修道隨便給點藥吃就算了。現存的嬰兒全部都有病：有患消化不良的腸胃病，脹成一個大肚子；有的咳嗽，害嚴重的氣管炎及肺病，眼上結滿了眼屎，臉上身上長滿了瘡，大多數嬰兒都骨瘦如柴，連吃奶的氣力都沒有了；頭髮全都枯黃，最普遍的是每個嬰兒的屁股都腐爛了，有的甚至爛到背上，腳後根都爛成洞，大點的孩子大部傳染癩痢，現存嬰兒劉四毛經市立第二醫院小兒科專家王康平醫生詳細診斷後，證明其初生時至少重五磅以上，並且是健康的，但經幾個月折磨後體重竟降至三磅三，已奄奄一息。當嬰兒被飢餓與疾病折磨到這個地步時，即被棄置於地下室，孩子在這裏供老鼠餐，簡直就是等死！被噤得殘缺的嬰兒幾天後赤身露體地被放在籃子裏，一排排一層層被修道偷埋到後面山上一個長五六尺、寬深各二尺的溝槽中，一溝填滿，再挖一溝，一個會親手抄過溝的工友說：『每天便可填滿一個溝』！院後的白骨山就是鐵的證明，無言的白骨沉痛地控訴着美帝國主義者長期有計劃地殘殺着中華民族幼苗的血腥罪行！據專家研究，五年以上骨頭當已化為泥土，現掘出的一部份是五年內的骨頭就已裝滿五大板棺，另有尚未腐爛的嬰兒二十八具，八九歲至成人骷髏九個。

今天尚存下的一百餘孤女、嬰兒是帝國主義分子在大量的屠殺中有計劃地撫養起來的，他們將極少一部份嬰兒交給附近貧苦老百姓撫養，每月給光洋兩元，使老百姓傳頌着美國人的『好心腸』，因此孤兒有遠從湖南送來的。孤兒撫養到二、三歲即收回，從十歲起即開始為美國神父修

道當牛馬，從事洗衣漿熨、擦地板、挑水等繁重工作，每天做上十六小時！侍候稍一遲慢，即挨打罵！未成年的孤女如不願供驅使就被迫贖嫁人，娶孤女者必須是教徒，將孤女作為發展教徒的工具，一部份留在堂內作修道的更是終身被其利用而不自覺！現在院內這樣傀儡長大的五十多個孤女中有七個是傻子，三個禿頭，三個麻子，三個小孩被折斷成為神經病，還有一個六七歲滿口沒長牙齒！

院內修道孤女們難道眼睜睜地看着小妹妹們遭受殘害竟能無同情之心？難道甘心情願地身受壓迫虐待而不加絲毫反抗？在這裏就暴露出帝國主義陰險毒辣的另一面！帝國主義分子在文化侵略上更百般毒化、統治着中國修道同孤女，使她們的思想麻痺得只知道求靈魂上天堂，不知道自己已是中國人應該熱愛自己的祖國同祖國的孩子們！他們心中念念不忘的是美國人的『恩典』？！嬰兒病了，自己眼瞎了，反而說是『天主安排好了的』，嬰兒死了說是『昇天堂享福去了！』孤女們成年累月被關在院裏，長江、輪船從沒見過。只有願作修道的才有上學的機會，因此絕大部份是文盲，她們被管制得很嚴，不准隨便說話，強調各守各的『本份』，院內不准外人參觀。劉楚嫻說：『我母親來看過我兩次，第一次在大堤口我只隔着鐵門格子和她講了幾句話；第二次在花園山，我站在樓上，她站在樓下大門內的走廊上，我們只遠遠的見了一面，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我母親的地址！』院內的事與某個修道的過失，絕對不准同外人談，初學每星期要在院長前承認一回『過失』。這樣長期的毒化教育，使她們之中部份人至今仍執迷不悟，為徐寶德作辯護。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對院內倖存的嬰兒孤女修道來說，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在這一天，為

帝國主義禁閉二十餘年的育嬰堂打開了通向祖國的大門！寬敞的房間，爲美國修道獨享的新鮮牛奶都成爲嬰兒自己的所有品，孩子們在全體工作人員及市的醫務工作者的治療護理下，經過了一個多月緊張的搶救工作，除少數因極度虛弱體重僅只三、四磅的嬰兒外，全部已脫離危險期，祖國的陽光，全市人民熱情的關懷溫暖着孩子們，使他們逐漸回復元氣。孤女修女們，在投入祖國懷抱的短短一個半月，看到無數羣衆親切的慰問，一紗廠的生產、健康托兒所孩子們的活潑，熱烈的會議，祖國與蘇聯的電影，在在都鼓舞着教育着她們，使她們開始體會着祖國的強盛與人民力量的偉大，過去一向沉默寡言的修女周儀珍、劉金秋，也不畏打擊威脅挺身而出爲真理作辯護，勇敢地揭露帝國主義的罪行，她們在看了電影『陰謀』後說：『徐賁德就同那裏面的大主教一個樣！』她們迫切地要求學習與進步。

迎着朝鮮戰場節節的勝利，帝國主義的代表者郭時濟、徐賁德被永遠擯出了育嬰堂！帝國主義的思想毒素也將在祖國長期耐心教育下，逐漸的得到清洗！開始覺醒起來的孤女修女將與全市人民一同來控訴美帝的罪行，爲死難的妹妹們向郭時濟、徐賁德追索血債！（中南救濟分會、武漢市婦聯工作組）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大剛報』）

殺嬰兇手徐賚德郭時濟的另一罪證

——從他們的材料中看到至少殺死了四萬多嬰兒

聞 堯

武漢市公安局接受羣衆的控訴，根據羣衆所揭露的材料把武昌花園山育嬰堂虐殺嬰兒的兩個美帝國主義分子郭時濟徐賚德拘捕之後，又獲得一些新的證據，證實了郭時濟和徐賚德不僅是虐殺嬰兒的主要兇手，而且還藏有許多違禁物品和破壞天主教徒三自革新愛國運動的罪證。

原來估計育嬰堂二十三年來虐殺了嬰兒一萬六千多名，據新發現的材料，證明大大的超過了這個數字。一九三八年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印行的、徐家匯光啓社出版的：A·M·D·G·中華全國教育統計中，第40『E』面上，刊載武昌聖嬰堂（按：即育嬰堂）本年收容嬰兒是一二七八名。那末平均每天收到三個或四個。二十三年來就該有兩萬九千多名。而在另外一份水紅色的武昌花園山天主堂所發行的一種募款的專刊上所提到的數目，更加鉅大。這篇專文題目爲：『四萬個嬰兒，四萬個靈魂。』它刊載道：『……位於人口集中地的武昌育嬰堂，現在每天平均收容三個到十個棄嬰……』。在這供狀的旁邊有一張照片，上面是當時的院長美籍修道何德美正在接受一個農民挑來的一擔孩兒。按照這個數目平均推算，該堂就該收容了五萬七千人。最

低限度也當在四萬個嬰兒之上。而如今多方調查的結果，由該堂收容活存到現在的（包括已出院和尙留院在內）僅只一二六名。

材料證明，郭時濟和徐賚德不僅知道嬰兒的大批死亡，而且他們正爲這樣大量的死亡而感到『欣慰和愉快』。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郭時濟和艾原道寄回美國關於天主堂武昌教區的報告的一部份中，自供：『……由這個堂所收容的棄嬰兒，約有百分之九十在受洗以後立刻死掉了。』徐賚德報往梵蒂岡的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受洗嬰兒數目和現存嬰兒數目比較，死亡率大於百分之九十四。在天主教武昌教區寄往美國俄亥俄州辛那地城方濟各會關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屬靈』報告表中所列收容和死亡的數目，死亡率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樣可怕的殺害，正滿足了這批美帝國主義分子的心願。他們並不同某些虔誠教徒所想像的那樣，他們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無能爲力施救，相反的，他們在寄回美國的報告中說：『……它是愉快和慰藉的泉源，同時也是靈魂豐收的泉源。』『……一年到頭每一天沒有例外地，會裏的人員收集果實——拯救靈魂。總數每天急劇上昇，達到令人驚異和欣慰的地步。』

而且，郭時濟和徐賚德控制着育嬰堂的經濟大權，因此很方便實施他們虐殺嬰兒的陰謀。從清查帳目中，發現了徐賚德正是假手剋扣育嬰堂的經費，降低嬰兒生活而實現他的陰謀。根據徐賚德所報告的武昌花園山育嬰堂由天主堂經理處接受款項表（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第三頁，一九五〇年部份，天主堂經理處共供給育嬰堂人民幣一二六，八四三、一五五元。（折合美金四〇七五・〇三元）但是根據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育嬰堂交專門登記處的賬目表中，收入部門只收

到經理處人民幣四〇、九八二、一〇〇元，有八千五百八十六萬多元不知去向。而且從帳中查出一九五〇年一年中徐賚德所收到的津貼美金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七元都係來自花旗銀行（National City Bank New York）。證明了育嬰堂實際上是美帝直接支持的侵略機構之一。

同時，徐賚德這些劊子手還要從孤兒身上，榨取收入。從一九五〇年一月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個月，徐賚德的賬上收進了孤兒們的『大堂洗衣費』『文學洗衣費』『文學手工費』共計八百六十七萬二千二百元。（平均每月五十五萬元）二十三年計算就剝削了一億二千六百多萬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七日把孤兒們所餵養的豬賣了十四頭，得銀元四五四塊。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又賣了兩批豬得人民幣一、七四四、〇〇〇元。

這些已經查明白的情況可以證實育嬰堂的嬰兒在非人的生活條件中死亡，正是郭時濟、徐賚德一種願望的實現。他們正是虐殺嬰兒的主要兇犯！

此外，就在徐賚德郭時濟的住處，搜查出美國情報局出版的軍用武漢地圖（英文）和大批『反共』的反動傳單。同時，查出了一批的『中國天主教對三自運動的意見』和『學習參考』這兩種在其他各地也發現過的破壞天主教徒愛國運動的反動宣傳品。

（附『聖嬰堂』及『四萬個嬰兒四萬個靈魂』如後）

聖嬰堂（即花園山育嬰堂）（譯文）

——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艾原道和郭時濟寄回美國的關於
天主堂武昌教區的報告的一部份

這個機構（指育嬰堂——編者）不僅對於教會所必須付出的維持費，而且對於教會和教士所經歷的煩惱、考驗和困難都付予了和付予着報酬；它是愉快和慰藉的泉源，同時也是靈魂的最豐收的泉源（實際是殺人最多，費力最小——編者）。

舉辦這個機構的聖約瑟善功會是一九二八年爲主教艾原道所建立的。這個會是在艾主教的親自領導之下，從開辦以來，它已經採集了一種有增無已的靈魂的收穫，並建立了一種紀錄，成爲教會的光榮而愉快。

這個會舉辦四個診療所和聖嬰堂。會內有十九個華籍修道，都是經過修道長何德美所訓練的。何德美信仰堅定，經過了武漢共產黨時期（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編者）的恐怖的考驗，並以她的不屈的意志和不倦的熱誠逐漸感動了所有的修道，以同樣的熱誠來拯救靈魂（進行殺人工作——編者）。一年到頭，每一天沒有例外地，會裏的人員收集果實——拯救靈魂。總數每天急劇上昇，達到令人驚異和欣慰的地步（我們人民的死亡，就是帝國主義分子的高興——編

者)。

除開舉辦診療所和聖嬰堂以外，修道們以訪問病人的方法進行拯救靈魂的工作。每天她們上門和到病人家裏去，從來沒有一次不是由天主以靈魂來祝福她們的搜索靈魂。

在這個會成立以前，何德美和一些虔誠的工作者舉辦幾個診療所。從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武昌第一個診療所開辦日起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止，曾不斷地有靈魂上天，如下面報告中所顯示的：

診療所診治的病人	二七七、一一三人
訪問病人	五七、七五〇人
受洗成人	一、五三七人
受洗嬰孩	一二、五五七人
聖嬰堂內受洗的	二、二一一人
受洗總數	一六、三〇五人

聖嬰堂在財政支持方面依靠教會和『在華方濟各會』。約僱有一百五十個褓姆照料由這個堂所收進的嬰孩、收容的棄兒約有百分之九十在受洗以後立刻死掉了。